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一回 尼姑庵暗藏好色僧

話說劉大人，一同眾人來至聖水廟外，離著有半箭多遠，就聽見鐘聲。眾人登時之間，來至廟門前。大人與大勇跟隨那些燒香的男女，進了山門，閃目觀瞧：頭層大殿，香煙繚繞，又見聖像甚是齊整，法像上掛的是黃袍，兩座十大名醫，供桌上擺著香爐、蠟台、花瓶等項，還掛著黃緞子圍桌，桌子旁邊站著一眾女僧，光景不過二十二三歲，長得雪白的臉蛋，黧青的頭髮，兩道蛾眉，一雙杏眼，襯著那小腰子嘴，臉蛋上還有兩個酒窩，光景是一口白牙，身上穿著舊色綢子薄綿僧襖，月白綾子僧襪，腳上穿著一雙大紅緞子治公鞋，有二寸厚的底兒，手內拿著磬槌，口內說：「我彌陀佛，我彌陀佛。」雖然他念佛，心可不在佛上，他那兩隻眼睛，單看青年俊俏的小伙。那些輕狂少年的男子，也都瞅著他。劉大人一見這個光景，不由得心中暗恨。

清官一見心暗恨，腹內說：「尼僧露著不孝成，那有出家修行意？一片淫邪狂又輕。」大人想畢往後走，霎時來到殿二層。此處比前邊更熱鬧，燒香男女亂紛紛。也有那，背搭鞍子爬著走，為爺為娘許願心；也有那，走一步來跪一跪，磕著頭來往裡行；也有那，蠱婦村姑愛行好，手內高擎香幾封；也有那，俊俏女子把香降，渾身打扮甚輕盈；也有那，年老之人將香降，保佑他，腰不疼來腿不疼；也有那，浪蕩子弟把香降，他可不為把好行，為的是，單瞧年少婦共女，又看廟中眾女僧。又見那，大家一齊將頭叩，有個尼僧把磬鳴。大人扭頭回頭看，神龕內坐著一女僧：打扮各別實在好，她就是，「聖水姑姑」養漢的精！

年紀約有四旬內，雪白大胖可人情。五佛冠在頭上戴，身上穿，大領僧衣是黃綾。眾人與她將頭叩，你說這個牛日的，閉目無語在龕中。還有那，兩個童女分左右，十五六歲正年輕。全都是，大領僧衣真好看，頭上邊，兩個抓髻繞紅絨。手擎寶劍旁邊站，好比觀音善財童。恰似那，彰義門外西峰寺，五十一年事一宗。出了個，妖言惑眾張寡婦，她的家，住在順義小縣城，假稱神仙來降世，活菩薩，晃動京都錦繡民。後來事敗遭拿問，七月十二命歸陰。江寧這座聖水寺，就與西峰寺相同。按下閒言歸正傳，再把忠良明一明。

且說劉大人，在一旁觀看「聖水姑姑」這樣動作，腹內說：「好款式，好做派，必是妖言惑眾，哄騙愚民。」又見龕旁有一個女僧，手拿銀墩子，打那盜瓶內的聖水，倒在各人的傢伙內。求聖水的人，這才散去。

忠良看罷，剛要到後邊看個動靜，則見打那邊來了個年少的坤道，年紀還不過在十八九歲，手內拿著一股香往裡面走。

你說後面那些浪蕩子弟，跟了來的可就不少，一個個指指點點，說說笑笑，恰似那游蜂彩蜜，蒼蠅見血一般。劉大人一見這個光景，暗說：「不好！」

清官舉目留神看，少婦露著不老成。但見他，挽著蘇州髻，烏雲恰似墨染成。兩道蛾眉新月樣，杏眼含春暗有情。鼻如懸膽空中掛，相襯櫻桃一點紅。美容面比丹霞樣，想必是，糯米銀牙在口中。萬卷書兒別頂頂，旁邊斜插一丈青。身穿月白鬆綾襖，青緞雲肩上招金。水紅汗巾腰間係，桃紅裙上繡芙蓉。金蓮窄小剛三寸，仔細聽，高底之中帶著響鈴。白綾褲腿把鴛鴦繡，深州的，絲線帶子大有名。真乃是：人還未到香風至，那一宗，柔香熏人了不成。

說什麼西施王嬌女，就是三國貂蟬也不能。就只一件大不好，舉止動作露狂輕。並無跟隨人一個，他的那，手中扶定一小童。年紀不過五六歲，身上衣服甚鮮明。皆因他，手扶幼童往前走，現露尖尖十指蔥。瑤瑯戒指手上戴，玉腕上，響鐺叮嚀透玲瓏。又見他，來到神前將頭叩，他把那，「天仙」處處叫幾聲：「保佑弟子生兒女，掛袍上供到廟中。」祝告已畢忙站起，走到那，金錢底下看分明。一回玉腕將錢取，露出中衣是大紅。你說那，浪蕩子弟直了眼，個個發呆心不寧，帽子丟了不知道，手內煙袋地下扔。

按下眾人且不表，再把少婦明一明。掏出銅錢一大把，挑出一文往上扔，只聽「噹啷」一聲響，正中金錢震耳鳴。

女僧一見將佛念：「我彌陀佛聖有靈！施主多把香資助，小尼好念《種子經》，保佑施主身懷孕，一年一個不脫空。」

小婦聞聽反倒笑，越現嬌姿美面容。按下色鬼乾急躁，再把忠良明一明。

劉大人觀看這個光景，心中暗恨，說：「一個青年的婦道進廟，如何並無人跟著？一會兒必定鬧出事來。」

不言忠良心中之話，你說那少婦，聞聽尼僧之言，不以為恥，反倒帶笑說：「我彌陀佛，要的是那麼著才好呢！」劉大人一見，說：「也怨不得狂徒無禮，原本他輕狂，引誘於人。這如今，有幾個柳下惠？」大人正然說著話，又見那婦人給了香資二百，他這才轉身往後而去。那些狂徒，就說說笑笑，跟在後邊。明公想理：先前不過是說說笑笑，指指點點，到這會兒，見無人跟隨，他們的膽子就大咧！擠上前去，摳摳摸摸，就動起手來咧。你說，摳得那少婦，唧唧喊叫，說：「躲著些罷，浪娼婦養的們！怎麼這故意地擠人！」你說那些年少的男子，聞聽此話，反倒嘻嘻帶笑，說：「小娘子，大廟場上人多勢眾，道路狹窄，那就擠著咧？」你說，劉大人一旁觀看這光景，不由心中動氣，慌忙走上前來，說：「列位，閃一閃，讓這位小娘子出去。再者，眾位既是來燒香的，就是行好只顧這等胡為，豈不白行了好了？」眾人聞聽劉大人之言，抬頭觀看。

但見那，一群老土抬頭看，打量這，假扮私行劉大人：一頂秋帽頭上戴，纓子發白年代沉。青布夾褂精窄袖，藍綢袍子不算新。腳穿青布山東皂，活脫一個倥鄉屯！老土看罷私行客，不由一齊帶上嗔。內有一人開言道，怒目橫眉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你這言詞好無理，多管閑事混充人。」

莫非是你親供養？怕人擠著別出門！」說著說著就動手，要打皇家私訪臣。大勇一見不怠慢，走上前來攔那人。好漢說是「休撒野，動一動兒抽你筋！」老土一見忙站住，打量公門應役的人。則見他，白氈帽兒頭上戴，藍布袍兒穿在身。年紀約有三旬外，五短三粗像兇神。料著講打打不過，脖子一縮就翻身。說道是：「等著我去將人找，你要跑了算丟人！」這小子，搭搭訕訕回裡跑，登時間，大勇震散多人尊。按下老土全四散，再表皇家私訪臣。瞧著那，浪蕩子弟全都散，要到那，神林後面探假真。那一個，年輕少婦出廟去，算他是，黃連入膽苦在心。明公想：年輕少婦休上廟，難道家堂沒有神？家中尊敬老父母，何必上廟秉虔心？按下少婦出廟去，再表私行劉大人。

且說劉大人，見陳大勇趕散眾人，心中歡喜，一心要到後邊探看個動靜，望著好漢講話，說：「咱們到後邊看看。」大勇答應。說罷，爺兒兩個，一直地往後面而去。穿門越戶，來至三層殿上，一看：詩曰：金光閃閃透九重，香煙繚繞瑞氣濃。

威嚴全仗鞭一把，感應聲名到九重。

原來供的是靈官聖像。桌子旁邊，也有一名女僧打磬。劉大人觀瞧眾人燒香禮拜，又見那西邊配殿旁邊，有一個月亮門，站著一名女僧，高聲說：「施主們，要看聖水井，往這邊來呀！真是聖境！我彌陀佛！」又見那些男女，都往月亮門中而去。忠良看罷，扭頭望著大勇說：「咱也到那裡看看怎麼樣個聖井。」好漢答應。

清官看罷不怠慢，邁步慌忙向西行。進了月亮門一座，忠良舉目看分明：四時不謝花竹景，真乃是，魚米之鄉果真情。有一座，小小的亭子蓋得好，彩畫莊嚴綠配紅。眾多男女無其數，大伙相爭看分明。忠良一見忙邁步，來至那，井邊之上立身形。漢白玉石鑲井口，寬窄三尺有餘零。

井中泉水「呼呼」響，猶如開鍋一般同。其水碧綠真好看，并有聖意在其中。水離井口剛半尺，要想湧出萬不能。又聽那，井邊女僧開言道：「施主留神請聽明：我們這座聖水廟，全是真心守法僧。」一邊說話將人看，瞧見那，年輕子弟動了情。這尼僧，今年才交二十二，因為多病入廟中，出家猶如將寡守，慾火陣陣把心攻。兩眼只顧將人看，手中磬槌胡亂扔，「叭啷」打在花瓶上，一下打得碎紛紛。

眾人一見哈哈笑，齊說是：「這一傢伙打得不輕！」女僧也是臉發訕，扯脖子帶臉赤通紅。大人一見這光景，暗說「此尼不老

成。可惜一座聖水廟，卻為何，住著一群好色僧？本府偵得實情事，決不輕饒善放鬆。」大人越想心越恨，虎目直瞪那女僧。尼僧一見錯會意，只當是，大人愛上他美容。淫尼反倒心裡笑，說道是：「這樣人才也作精！

渾身並無風流肉，好比那，癩蛤蟆要吃櫻桃萬不能。」不言女僧錯會意，再把忠良明一明。劉大人，倒背手兒井邊站，哈著腰兒看分明。忠良正把聖井看，身後來了個愣頭青，冒冒失失只一撞，碰著清官叫劉墉。蓋不由已往前倒，只聽「撲通」響一聲。大人掉在聖水井，嚇壞大勇人一名。